



五里池

岛上听鸟有清欢

刘干（江苏）

长江穿越西东，在江苏镇江境内拐了个弯，弯出一个四面环水、面积332平方公里的岛，因居扬子江中，故名扬中岛。

春寒料峭的日子，我和儿子踏入扬中岛，最让我着迷的不是如诗如画的风光，而是岛上清脆悦耳的鸟鸣。

我从小生活在农村，对鸟鸣早已习以为常。从教后，单位的生态环境怡人，时常能见到鸟儿在林间忙碌地穿行，一声声节律明快、清脆婉转的鸟鸣，足以让黎明的晨光破晓。

然而，扬中岛的鸟鸣，却与我过去听到的大有不同。过去我在皖北农村老家听到的鸟鸣是单调的、胆怯的，一派战战兢兢、如临大敌之状。而扬中岛的鸟鸣却是欢快的，声音中透着安宁与从容，有股陶渊明笔下的归园田居的气息。

上岛前行不到八百米，就是朝阳湖公园。在湖畔画卷般的绿树丛中，无数的喜鹊、八哥、白鹳、黑头翁、啄木鸟等鸟儿，亮开歌喉竞相歌唱。时而单个高歌，时而大合唱，时而又是个组合。歌声忽而高亢嘹亮，忽而轻柔婉转。声调有高有低，有强有弱，有急有缓，有刚有柔。恣意流淌在江与岛之间，声韵入耳，如同天籁。

我静下心来去听，再听，听出许多趣味来。鸟儿所唱的音节，无非是“嘀、嘟、咯、咕、叽、喳”几个翻来覆去的象声词儿，可搁到不同的鸟嘴里唱出来，却是流派纷呈，变幻多姿。

偶尔，在林间听到黄莺和画眉鸟的歌声，更是一种很优美的曲调与旋律。白居易认为是“间关莺语花底滑！”欧阳修则听出了“百啭千声随意移！”除了“滑”和“移”，可能再也没有更好的词语来描绘这优美动听的鸟叫声了吧！

公园负责人说：“朝阳湖是扬中岛鸟类最多的地方，上百品种。人们都说这里是鸟的天堂，一年四季鸟鸣不绝于耳，春天尤甚。”

据说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扬中岛通鸟语、习鸟性的人很多，弓射网捕鸟类现象时有发生。一时间，曾经熟悉的鸟儿，因人为的阻隔而变得遥远、陌生。

扬中是座从江里诞生的县级市。沧海桑田，经过一百多年的开发和建设，如今已由一个货物集散码头，发展成为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、国家生态市。负责人说：“时代变了，这里的人懂得爱鸟了，鸟类也知道回报，它们天天在林子里跟奏交响乐似的，好像是在赞美这里的风景呢！”

随着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，人鸟同岛的生态人文景观正在扬中岛逐渐形成。现在，南京、上海等周边大城市来看鸟赏鸟的人，络绎不绝。

见我们一直在谈鸟，儿子还打开手机录了一段清脆的鸟鸣。虽是鸟语，却与人类心灵相通，让听者心灵芬芳，意境悠远。

要吃午饭了，我们还不舍离开。面对眼前苍翠欲滴的护堤林，听着一阵又一阵弥漫、聚合的鸟鸣声。我和儿子也好像变为一大一小两只鸟，穿行在嘉木茂林间，花香盈袖，碎叶沾衣，那么怡然，那么陶醉。

鸟是林中“主角”，鸟鸣是森林的灵魂。离开岛时，耳畔又传来深深浅浅的鸟唱……踏着鸟的歌谣，款款走向萌动的春天。

乡村的年是连环的画

钱国宏（辽宁）

东北民间俗语说：“进了腊八就是年”。腊八粥刚一喝过，寂静的乡村便立时有了生机和灵气，前村后屯一下子喧闹起来，那“忙年”的热闹场景像一幅幅气韵流动、民风淳朴的年画，在东北乡间的舞台上次第上演，让人流连，让人心醉……

宰年猪：乡邻同尝杀猪菜

临近年根，乡村中的“屠夫把式”们便忙了起来，今天东家请明天西家邀——杀年猪。屠夫把式们三下五除二便把年猪捆到了案桌上，对准咽喉一刀下去，便有喷着热气的猪血汩汩而出。猪血要用铜盆接着，边接边用秫秸搅拌，务必要把血中的“筋”搅出来——那东西是吃不得的；然后在血盆中放进各种佐料，再把一挂猪大肠洗净，撑开肠口，灌上一挂挂血肠，下锅煮熟，切片，炖酸菜，这便是东北地区有名的美食“酸菜血肠”。接下来便是焅毛、开膛、劈片子，个把小时的工夫，一口年猪便白亮亮地挂在了天井当院，晃着路人的眼。

左邻右舍听见猪叫声，便一窝蜂地涌来瞧热闹。年猪杀完，主人会热情地留住每一位乡亲，并喊来亲朋好友，一同来吃杀猪菜。在东北农村，吃杀猪菜是最热闹的；男女老少齐上阵，你搬砖我抬锅，很快就在天井当院搭建出一个临时的锅灶，然后在灶下架上早已劈好的木柴，点燃；锅中放进早已切好的酸菜丝，添水、放佐料，

打埃尘

路来森（山东）

打埃尘，又叫扫屋、除尘、掸尘等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年前“大扫除”。

时间，多是在“小年”前，于北方，那就是腊月二十三之前；于南方，则是在腊月二十四之前。为什么大多要选择在“小年”前呢？因为，过年，就是“辞旧迎新”，而打埃尘，则是“辞旧”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。

打埃尘，是不论贫富，家家户户都得做的。

昔年，我家住乡下，每年同乡人一样，都要在腊月里，选择一个吉祥的“双日”，进行打埃尘工作。

通常是由内到外，且分工明确。孩子们，负责打扫庭院；大人们，则负责清扫房屋。

打扫庭院时，要先在庭院中放一串鞭炮，一方面是要告诉四邻“过年了，我们要大扫除了，有烟尘，请多包涵”，另一方面，是借鞭炮声“驱除疫鬼”。打扫庭院，先要归拢家具、农具，该进屋的进屋，该上墙的上墙，总之，不能任其散落

年画迎春

陈鹏飞（河南）

新年纳余庆，佳节号长春。盼望着，盼望着，春节已越来越近了。

吃完腊八饭，就把年来办，年的氛围就一天一天地浓烈起来了。年尾越近，年味越浓，年画集结了普天下的喜庆颜色，有年画的春节才有味道。

在河南省开封市朱仙镇，家喻户晓的年画故事，雕刻精湛的制作工艺，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，不同类别的年画种类，积淀深厚的历史老店，有代表性的手艺人、见证人、传承者和年画新星，让人们在此流连忘返。

朱仙镇原名聚仙镇，据传是因姜子牙



只留清气满乾坤

盛近（安徽）摄

再请屠夫把式将刚刚杀得的年猪挑最“活泛”部位的肉切下几大块来，这便是东北地区有名的“方子肉”。把方子肉投入酸菜锅中，大火猛炖！一时间院内院外香气弥漫，语笑喧阗！

方子肉焐熟后切成薄片，泛着油花码在盘里；粗粗的血肠切成薄片让人不忍下箸；大骨头炖酸菜香气缕缕，勾人馋涎……烫上一壶烧酒，端来一碗蒜泥，乡里乡亲围坐一起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夹肉，大声说笑，人人陶醉在喜滋滋的年味里……

备年食：粘糕豆包灶间蒸

杀过年猪，男人们刚刚喘口气，女人们又该忙上了：扫屋掸尘、泡豆腐磨腐、碾芝麻做糖、抹柜糊墙。一通忙完，开始忙年食了：蒸粘糕、粘豆包，烙粘火烧、蒸馒头。

和一大盆面放在热炕头。发得了，家庭成员全副披挂，一齐上阵，你做粘糕我抻豆包，你烙火烧我蒸馒头，人人头上热汗涔涔，家家灶间热气腾腾。有的人家心灵手巧，还会将面团捏出各式各样的动物，做成惟妙惟肖的“生肖年食”！一帘帘雪白的豆包端出来，一锅锅火烧烙出来……家家院里摆起了“八卦阵”，白的白似雪，薄的薄如纸，似琥珀，如玉山，堆得老高，“老幼清晨相伴忙，年食蒸得半屯香。笑将两担红云片，摆上天井呼客尝”——冻好的年食，放进院子里的大缸冷冻可以一气吃到出正月呢！

打埃尘

路来森（山东）

一地，或者凌乱一院。然后，就是要讲究“到边到沿”，要打扫彻底，抵达庭院中的每一个角落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“不留死角”。打扫完毕，还要请父母验收，验收合格后，方才能放心。环视庭院，整洁干净，焕然一新，心中便有了一种快意感。

清扫房屋，是一件脏而累的活儿，所以，一般由大人们干。旧时做饭烧炕，大多是烧的柴草，因此，一年下来，纵使崭新的房屋，也被熏得一团漆黑，甚至于屋顶上，还不断有黑黑的烟油滴下。因之，打扫房屋的人，必得戴一顶斗笠，然后手持一根竹竿，竹竿上绑定一把笤帚。人要仰首望着，一笤帚一笤帚地扫，时间长了，不堪其累。而且，通常还要打扫两遍，第一遍结束后，要在灶台上放一个大炮竹，轰然一响，震动全屋。一则，也如庭院中放一串鞭炮，是为了“驱除疫鬼”；二则，恐怕也是更实际的一点，是为了借助大爆竹的震响，把一些难以清除的尘垢，震落下来，然后再打扫第二

年画迎春

陈鹏飞（河南）

曾封神于此而得名。这里的木版年画源于汉唐壁画艺术，由桃符演变而来，主要以门神题材为主，除此之外，还有灶神、财神、送子神、民间传说、神话故事、戏曲及儒释道等题材。鲁迅先生曾评价说：“朱仙镇的木刻画，朴实、不染脂粉，人物没有媚态。色彩浓重，很有乡土味，具有北方年画的独有特色。”

朱仙镇木版年画制作工序讲究，具有造型夸张、线条粗犷、色彩艳丽的艺术特色，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朱仙镇木版年画中的传说和故事，题材丰富，有唐代钟馗镇宅第传说，

买年货：呼朋唤友赶大集

忙完家里的，便要去赶年集了。赶年集讲究的是“人员齐备”——人越多，越热闹！全家老少收拾妥当——洗净脸、穿新衣、揣上钱，列好需要购买的年货单子，然后喊上左邻右舍，挎筐背袋，扶老携幼，一路说说笑笑、步履匆匆，向集市走去。

乡下的年集那叫一个“琳琅满目、目不暇接”！从烟袋嘴儿到笤帚疙瘩，从冰糖葫芦到歪把冻梨，从深海的鱼到浅滩的虾，从江南的桔子到塞北的毛毯……真是一字排开，应有尽有！一堆堆、一行行、一排排，吆喝声此起彼伏，看得人是眼花缭乱，听得人是心花怒放！衣服要买一身，糖果要备一份，年画也要选上几张，对联、鞭炮、刀鱼、豆芽、粉条、笤帚……哎呀呀，需要买的年货多着呢！于是，大人拽着孩子，孩子扯着大人，全家人拿着单子，从前摊逛到后摊，从后摊又转回前摊，一项项选，一样样挑，肩扛着，手提着，腋下还得紧紧地夹着……大冷的天，一家人居然买出一脸的汗！——日子好过了，兜里有钱了，又赶上“大年”，哪能不“爽快”一把呢？

一直采购过晌午了，大家伙才大包小裹地出了集市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人人心情畅快，一边相互通报着新买的年货，一边擦去额头的汗水，嘴里哼着小曲，心里却憧憬着喜庆的年和像年一样幸福的明天……

打埃尘

路来森（山东）

遍，直到清扫干净为止。

房屋、庭院打扫干净后，就要打开大门，清扫大门外的地方。若然大门外是大街，就要连同门口的大街，一块清扫，直至与左右邻居连接相通；若然大门外是胡同，也要清扫胡同，与左右邻居的清扫地盘相连接。俗谚曰“各人自扫门前雪”，其实，若然各人都自扫“门前”了，也就基本能保证“户户相通”了——一条胡同，也就干净了；一条大街，也就干净了。

如今，居住城里，打埃尘的风俗，依旧。只是，大街不用自己打扫了，有环卫工人们扫着；楼梯也不用打扫了，由物业工人们干着；自己干的，就是清理室内。这事，最好是自己干，因为除了打扫外，还要“摆设”、“摆设”出一个最合自己心意的迎新年式样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还能身体力行，传承、践行打埃尘的民风民俗。

打埃尘，又叫除残，蔡云有诗句曰：“茅舍春回事事欢，屋舍收拾号除残。”除去残秽，除旧迎新，事事欢喜，大好。

年画迎春

陈鹏飞（河南）

有秦琼、敬德门神故事，宋代的《柴王推车》故事、后蜀皇帝孟昶和新春对联的故事，还有灶王爷喜结良缘故事、和合二仙故事和最具代表性的刘海戏金蟾。这些年画传说故事跨越千年，弥久不衰，演绎到今天，在朱仙镇人手下又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。

如今的朱仙镇木版年画，已被北京鲁迅博物馆、北京艺术馆、上海鲁迅纪念馆和杭州西湖博物馆收藏，古老的木和纸，在一代代传承人的带领下，展现出生机勃勃。

一张张年画，陪人们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旧年新春。

梅老坎「脱单」

徐光惠（重庆）

梅老坎四十多岁了，还是个光棍汉。

梅老坎是村里的贫困户，本名叫梅大才，个头不高，细眉细眼，喜欢跟人较劲，跟电视剧《山城棒棒军》里的梅老坎很相似，外号梅老坎就叫出了名。

梅老坎父母走得早，留下两间老屋，吃百家饭长大，没啥文化。15岁就跟人当泥水工，但怕苦怕累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和狐朋狗友喝酒、打牌，整个人也邋里邋遢的。

帮扶干部孙强上门调查，问他：“老梅你身强力壮的，怎么成贫困户了？”梅老坎满不在乎：“没老婆。”

“你想解决啥问题？”“老婆。”梅老坎挠挠后脑勺。

“老梅，你希望得到哪方面的扶持呢？”“我就希望早点讨个老婆。”在场的男人弯了腰。

“梅老坎，亏你想得出哦。”“你小子真是异想天开。”大家七嘴八舌地揶揄道。

“我说的实话嘛。”梅老坎一本正经的样子。又一阵哄笑声，孙强无奈地摇摇头。

孙强觉得梅老坎的话虽说有些搞笑，甚至不切实际，但如果从此入手，或许能让他改变现状早日脱贫，日子过好了，何愁找不到老婆呢？

他买了两套新衣服、一双鞋子和一把刮胡刀送给梅老坎说：“老梅，你邋里邋遢的，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你？打扮得像样些，常洗澡洗头，刮胡子，院子、屋头都要打扫。”“好！孙干部，我都听你的。”梅老坎忙不迭地点头。

孙强再来时，梅老坎变得精神多了，屋里也不再乱七八糟。

“这才像样嘛，没准哪天就有女人看上你了。”“呵呵，那敢情好。”梅老坎乐得合不拢嘴。

接下来，孙强利用申请到的扶持基金请人对老屋进行了维修、改建，粉刷了墙壁。梅老坎看着焕然一新的房子，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。

“孙干部，谢谢你了。”

“老梅，下一步争取把经济搞上去，有没有信心？”孙强乘胜追击。

“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，我咋能拖后腿呢？我一定把经济搞上去。”梅老坎当即表态。

孙强帮梅老坎联系到一家建筑公司工作，只要肯干，每月收入也有五六千元。孙强又用扶持基金买了两头母猪送来，地里也帮他种上了蔬菜、豆子。

隔段时间，孙强就去看看梅老坎的近况，宣讲帮扶政策，问他有啥困难，偶尔买点下酒菜，两人一起喝一两小酒。渐渐的，老梅像变了个人似的，干劲儿十足，做事不偷懒，也不再喝酒、打牌了，和村民有说有笑，两头猪也长得膘肥体壮。

“梅老坎，好样的！”“梅老坎，啥时候娶媳妇，我们等着喝喜酒啊。”梅老坎嘿嘿直乐。

一天，村里的年轻寡妇王秀娥突然来到他家。前几年，她男人死了，带着10岁的女儿生活，有热心人给她介绍对象都没成。梅老坎对她曾有过想法，但没敢说出口。这么多年，家里还没女人光顾过，梅老坎手足无措。

“老梅，我来帮你喂猪。”王秀娥脸上飘过一朵红云。

“帮我喂猪？”梅老坎愣了。“不要我帮？那我走了，真是个木疙瘩。”王秀娥转身要走。

“秀娥，我求之不得呢。”梅老坎猛然开窍，一把抓住她的手。

年前，梅老坎和王秀娥举行了简单却热闹的婚礼，主婚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帮扶干部孙强。

新郎官梅老坎容光焕发：“没有孙干部的帮扶，我怕是要打一辈子光棍，哪能过上如今的好日子，娶上秀娥这样的好媳妇呦！”